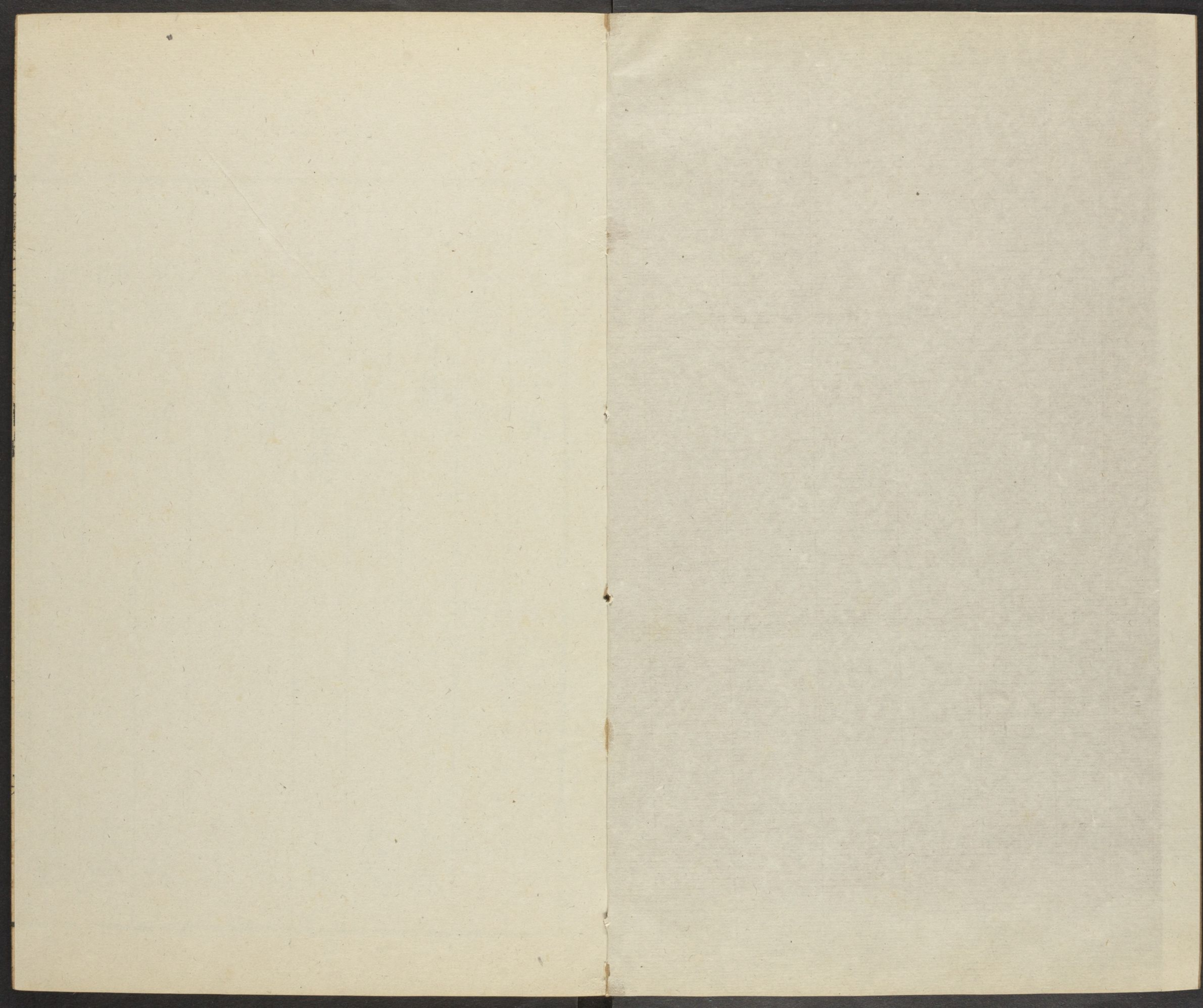


T5238.07/0623

六



文編卷之三十九

雜著辯

偃松屏贊

大蘇

三馬圖贊

大蘇

王元之畫像贊

大蘇

王仲儀真贊

大蘇

文與可飛白贊

大蘇

韓幹畫馬贊

大蘇

師子屏風贊

大蘇

管幼安畫贊

小蘇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王定國直贊

大蘇

秦少游直贊

大蘇

參寥子直贊

大蘇

徐大正直贊

大蘇

文與可畫墨竹并風贊

大蘇

石室先生畫竹贊

并序

大蘇

諱辯

韓

桐葉封弟辯

柳

論語辯二篇

柳

下篇

柳

辯晏子春秋

柳

辯列子

柳

辯鶡冠子

柳

怪竹辯

歐

國體辯

曾

讀儀禮

韓

讀墨子

韓

讀荀子

韓

讀李翱文

歐

讀子孟嘗君傳

王

讀柳宗元傳

王

讀江南錄

王

題逸少帖

大蘇

題唐氏六家書後

大蘇

跋景陽井銘

歐

跋放生池碑

歐

跋華嶽題名

歐

跋唐華陽頌

歐

跋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歐

跋王獻之法帖

歐

跋平原草木記

歐

書鮮于子駿八詠後

大蘇

書黃子思詩集後

大蘇

書東臯子傳

大蘇

書魏鄭公傳

曾

書洪範傳後

王

書賈備節廟

王

書刺客傳後

王

文編卷之三十九 雜著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胡 帛 子行 校刊

偃松屏贊 大蘇

予為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為天下冠其木理堅密  
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暖多  
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  
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南來畫寒松  
偃蓋為護首小屏為之贊曰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

僵雪峯地裂冰谷凜然孤清不能無生生此偉竒北  
方之精蒼皮玉骨礲礲鬻鬻方春不知沍寒秀發孺  
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三馬圖贊

大蘇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  
呂大防范純仁建造諸生游師雄行邊敕武備師雄  
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  
遂擒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遣使  
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顛而鳳膺虎脊  
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

老縱觀以爲未始見也上方恭默思道八駿在廷未  
嘗一顧其後圉人起居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  
明年羗溫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餽太  
師潞國公詔許之竒爲熙河帥西蕃有貢駿馬  
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竒  
爲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爲宗伯判狀云朝  
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于時  
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  
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  
青宜結效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

州謫居無事閱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爲之贊曰吁鬼章世悍驕奔貳師走嫖姚今在廷服虎貂效天驥立內朝八尺龍神超遙若將西燕西瑤帝念民乃下招薊歸雲逝房妖

王元之畫像贊

大蘇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殉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昏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

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筭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予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



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  
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  
九原愛莫起之

王仲儀真贊

大蘇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  
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  
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  
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  
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  
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尚功利課殿

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  
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中  
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  
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  
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  
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謹亮虜即日解去  
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  
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  
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  
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暮論及當世事曰吾老

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  
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鞏詞曰堂堂魏公  
配命仁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  
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  
宜宮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  
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  
佩玉劔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文與可飛白贊

大蘇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竒也歟抑其不試故藝  
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

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  
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  
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  
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  
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  
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  
哀哉

韓幹畫馬贊

大蘇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  
長鳴其一欲涉水高首下擇所由濟跼蹐而未成其

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爲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爲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師子屏風贊

大蘇

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置公堂中且贊之曰圓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躑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嚴嚴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管幼安畫贊

小蘇

余自龍川以歸居潁已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蓋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余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

自全者潁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  
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  
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  
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  
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  
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  
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  
先主將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蜀  
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者終害其  
身而枉已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

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裙宅後  
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囿歲  
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饋跪拜成禮余欲使畫  
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喜畫有顧陸遺思今公  
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  
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  
閉不求通白帽布裘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  
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  
天之逸民

王定國真贊

大蘇

溫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  
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  
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秦不驕困不  
撓而老不枯也

秦少游真贊

大蘇

以君爲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爲將隱也其言  
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爲  
將仕將隱者皆不知君者也蓋將挈所有而乘所遇  
以游於世而卒反於其鄉者乎

參寥子真贊

大蘇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  
口外尪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  
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予所  
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徐大正真贊

大蘇

賢哉徐子溫文而毅儒不亂法俠不犯忌求之古人  
尚論其世登唐滅漢三國之士我非北海安識子義  
願觀伯符擊戟爲戲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大蘇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石室先生畫竹贊

并序

大蘇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

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如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奇絕之諱辯

韓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

叙事

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

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

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

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

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藍之類是也今

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

按禮

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

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

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  
嫌名康王劍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替曾子不  
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  
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  
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  
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  
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合後音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  
論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  
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  
按前意極辨

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  
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  
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奇曾參率不可勝勝  
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  
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奇文 桐葉封弟辯

柳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  
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  
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  
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

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  
轉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  
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  
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  
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轉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  
是周公教王遂過也轉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  
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  
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  
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  
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

史佚成之

此篇與守原議封建論三篇所謂大篇短章各  
極其妙

論語辨二篇

上篇

柳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  
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  
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  
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  
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



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沒也諸  
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者子  
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  
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  
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魯  
氏之徒也

下篇

柳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  
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

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  
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  
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  
器也上言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  
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  
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  
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  
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  
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晏子春秋

柳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  
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  
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  
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已術者且其  
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  
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  
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徃徃言墨子聞其道而稱  
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  
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  
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  
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列子

柳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  
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  
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  
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  
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  
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  
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  
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

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  
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徂公紀消子季咸等  
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  
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  
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  
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  
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  
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鵠冠子

柳

余讀賈誼鵠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鵠冠子余往  
來京師求鵠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  
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  
僞爲其書反用鵠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  
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  
者死權不稱鵠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  
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鵠冠子書亦必不取鵠  
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怪竹辯

歐

謂竹爲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爲無知乎乃能避  
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

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著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著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著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為有知不可謂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著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國體辨

曾

或曰事之弊作而更之歟安而弗顧歟曰作而更之也人之不善按而誅之歟安而弗顧歟曰按而誅之也然而作而更弊世以為紛紛也按而誅不善世以

爲刻訐也何謂歟曰有以也事之體有大小罪之情有深淺彼以繫者大而罪也深任忠義者之視之也則皦然反之蹇然辨之作而更之按而誅之恐未果也何則爲國家天下之計然也人見忠義者之然也不識其心而希之也曰事皆然也我顧不能然歟當其坐於府立於庭而議之於四方使彼其繫者小而罪也淺而皦然反之蹇然辨之作而更之按而誅之恐不果也甚者搆而侈之也爲國家天下之計乎則未然也於是謹然厭其紛紛也病其刻訐也豈惟厭且病歟當世誠有任忠義者爲其所當然則上必思

彼紛紛者之所行刻訐之所存皆讓焉誠有任忠義者爲其所當然則不之見信幸而信則姦與庸者得扳厭且病之事而間之矣嗟夫事有似之而不然者此是非之所以亂虛實之所以昧不可惡也歟惡則如何亦察焉其請而更者利害也大繫國家天下也循之有理也則固忠義者之事其請而誅者姦佞也大繫於國家天下也循之有理也則固忠義之事也反是也則未矣然則弊之細也惡之淺也安而弗顧歟曰考其弊而更之得其大者焉審其罪而誅之當其深者焉則細且淺者熄焉覩細者之可憂抑其不

文編卷之二十一  
八  
熄則徐徐而治可也豈安而弗顧也歟或曰彼雖紛  
紛也刻訐也然其於事也情歟曰或情不情焉雜也  
然則凡彼之所美也有讓而不情情而不以其地則  
罪始讓者歟否則彼之紛紛也刻訐也或情或不情  
時也罪忠義亦可歟

讀儀禮

韓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泐襲不同復  
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  
在於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  
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  
掇其大要竒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  
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墨子

韓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  
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汎愛親  
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  
褒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  
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  
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  
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

文編卷之三十九 讀  
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  
用不足為孔墨

讀荀子

韓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  
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  
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  
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  
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  
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  
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

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  
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  
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  
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  
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讀李翱文

歐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  
性嘗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  
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無薦已者故丁寧  
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為秦漢間好事行義

之一豪儁亦善諭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况迺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蛇而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知翱憂者又皆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矣

讀孟嘗君傳

王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疆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



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柳宗元傳

王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旣困矣無所用於世徃徃皆自強以求別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

讀江南錄

王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之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曆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箕子之說徐氏錄爲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爲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隋隋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爲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

罪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爲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它所誅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爲無罪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佑見殺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不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它罪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惟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題逸少帖

大蘇

逸少爲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常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遊岷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况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徃之言固已踈矣

題唐氏六家書後

大蘇

求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踈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竒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觀其書以爲魁梧竒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嶮刻厲正稱其貌爾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

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猶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若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有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行立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中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尤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

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  
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正心則筆正者非  
猶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梯情終  
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列子謂竊  
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  
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白湖口以書遺余云  
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  
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余何哉此又未可曉也

跋景陽井銘

歐

景陽井銘不著撰人名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  
投井事其後有銘以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  
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  
文字皆磨滅僅可識者其十一二叔寶事史書之甚  
詳不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  
寶事又嘗自銘以爲戒如此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  
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尚有讀處  
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

跋放生池碑

歐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  
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

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然代天而治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口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敷蓋言其始始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屠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跋華嶽題名

歐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

實二百一十一年題名者五百人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三人錄爲十卷徃徃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僚屬將佐之或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携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子是歲天子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

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有千仞之山石爾故時錄其題刻每撫其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跋唐華陽頌

歐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可異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

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倫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皆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則貪於彼者厚則

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跋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歐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爲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迺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迺知爲善之堅堅於金石也

跋王獻之法帖

歐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研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跋平原草木記

歐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也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書鮮于子駿八詠後

大蘇

始余過益昌子駿治漕利路其後八年余守膠西而子駿始移漕京東自朝廷更法以來奉法之吏尤難其人刻急則傷民寬厚則廢法二者其理難通而山峽地瘠民貧以親則害法以法則傷恩二者其勢難全是三難者萃於子駿而子駿爲之九年其聲藹然聞之四方上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廢親自講議措置至於立法定制皆成其手吏民舉欣欣焉而子駿亦自治園囿亭榭賦詩飲酒雍容有餘如異時爲監司者君子以是知其賢子駿以其所作八詠寄余余



甚愛其詩欲作而不可及乃書其末以遺益昌之人使刻石以無忘子駿之德

書黃子思詩集後

大蘇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常應物柳宗元發

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亂兵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鹹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也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聞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爲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評其詩如此

書東臯子傳

大蘇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胃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閒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

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旣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三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書魏鄭公傳

曾

予觀太宗常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  
遭其時感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  
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  
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  
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  
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  
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  
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  
之道非滅人言以揜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  
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

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之君有納  
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  
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  
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  
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  
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  
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揜  
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  
以其書可見也今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  
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

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

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欺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書洪範傳後

王

王其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為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

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而不足善其心况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絕於世也

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虚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心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辨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說說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書賈備節廟

王

息之滅亡移徙尚矣其俗頗好鬼視正直聰明之神則蔑然先是邑之南畿十數里有其故侯之廟國人事之簫鼓豆牢歲時甚謹而公之祠在新城之北密邇民間不遠數步門宇不崇奠享不恭人之至者歲無一二予甚疑乘間因詢諸故老僉曰侯之祠不信不祀則禍福時至賈公之神雖不祭不我爲害予曰噫來吾語爾侯爲息之君不能保有爾衆至於喪社稷而亡國其身殞則其靈歇惡乎能驚動此民而禍福加於後世此其怪妖依憑恐諸愚以倖祀爾若賈

公者其民之主乎昔爾之先有子曰男曰女皆殺而不育公爲邑之長嚴爲制而禁之賴是生者以千數非公息民其遂絕爾將安出昔之男爾民之父也昔之女爾民之母也活爾父母而不報可乎况公之英風靈氣固當未泯以昔時之人今日未必無陰相也反以其不禍誣以其不能而怠之罪孰甚焉爾歸厚報爾之主可也無爲奔走乎怪妖之庭况禮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是公之堂可祀而侯之廟可廢惜也吾之賤而侯之廟在籍去之不可爾聽吾言而亟改則爾之休茂矣僉曰唯而心不以爲然事如初異日

過公之祠登公之堂傷民之過遂志於壁活爾父母  
奠報不舉實吾神之侮爲民禍尤且牢是求則吾神  
之羞我瞻公之像昂昂可仰我想公之靈英英如生  
厚矣公德在息之國嗟乎息民亡公之仁嗚呼怪妖  
是趨明靈是誣爾則無知神不爾誅

書刺客傳後

王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弗倍以  
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  
策耶讓誠國士也會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  
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  
仲子荆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  
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  
者何如哉

文編卷之三十九 終

此物之類甚多其色或紅或白或黃或黑或青或紫或赤或白或黃或黑或青或紫或赤或白或黃或黑或青或紫或赤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